



孫破虜討逆傳第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家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屬於天曼延數里皆注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孫於時山

縣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苑里上掠取

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

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去堅追

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

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

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

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萬當從後漢書皇甫嵩傳作方

史傳言舉進士始見於此

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

出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雋字公偉曾偕人少好學為郡

將軍東漢書曰雋字公偉曾偕人少好學為郡董卓見雋外其親納而心忌之雋亦陰備馬關東兵起卓議移都雋輒止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

國也所與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

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馬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

久乃詣溫溫責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畱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執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回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以意改

良南監本

宋作持北監本作路

應對字

天兵宋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必循治以盜賊曰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温殺叡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瑒之遣

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請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術若何以往具

中堅曰被使者殺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固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吳錄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醢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

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亥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一軍到廣成去陽入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附以南監本

府議南監本

堅以南監本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更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漸壘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堅移屯梁東大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守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

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術跋踏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山陽公載元曰車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濫求引所將兵為憤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

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

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

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

城中無備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走谷中涼

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

自以計中也而渡遼見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討虜所

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焉北將千騎步與虜合始

死凶失印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

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驍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

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

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

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

安漢先生云
其子孫立國
之根
每字父選
補注

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
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偕
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
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 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 獻帝起居
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

卓字異 字從南 監本 便字父 本一作 巨首監 本 國本 作圖

聖文則漢官
吳書有且康
永昌之異

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南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
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
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感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
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
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
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烈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
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當人所共賞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
天奚取於歸命之党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
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
會稽周勰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
與勦力乎言發涕下勰字仁明周昕之弟也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勰即收合
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
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勰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首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

荆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
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
走窺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
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擊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
中堅頭應時腦出物
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
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匡吳氏所生少子
期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雷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
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雄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嘗與弟匡
徐州

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來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
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
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
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
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流頰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
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空也策請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
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俾於
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
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頭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
袁術涕泣而言曰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再察其誠術甚貴用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再察其誠術甚貴用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再察其誠術甚貴用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戶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云云莫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日殫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殿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奸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

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日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韓禮下邳相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

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

捐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吳錄載策未云術表策行殄寇將軍在

遣上當更有一策字

魏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繇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

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

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章請許拜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

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

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游劉備爭盟淮陰

以未獲承命憂苦可哉也今備錄既破操等飢餓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

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

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絲毫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

外監本

本同

御覽開

字以宋本

則守從

御覽開

字以宋本

則守從

御覽開

字以宋本

則守從

御覽開

字以宋本

伯符以勇銳

推破繇朗然

能擊屬主民

備其政理遂

創霸圖之子

公二四公之助

策前此猶為

術部曲自絕

術乃正名漢

藩得以自立

矣

按振旅句絕於

發然後漢書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章取資文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

出使會稽丞陸昭道之策虛已侯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

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講而或云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游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

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怒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

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轉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

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憤悴泣血水漿不入

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因其母吳人大小皆

為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

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嚳令豫具船

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使將舟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

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寓居東方便往

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英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

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書之名為仙人鍾離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

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

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

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口百年年征老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幽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

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

章當作

此字未

受作為

鍾一作鐘

州城南監本

于吉南監

本作于吉

策本袁氏部

曲觀其表敗

乃始賈於

漢則江外之

大賊也貢既

忠且其容亦

無愧高漸離

矣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入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

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被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

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

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

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

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繆矣伐登之言為

有證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士以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

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

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議未及悉

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及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辨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

應圖陳登但舉兵所任不止登而已于時志宗統帥祖即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

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何必畢志

中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策魏武紀武帝希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

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 則其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

生率然奮發有伴古烈士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賈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

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破劉璋自將護衛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

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 權稱尊號追諡曰曰

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

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

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

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

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比日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

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謀是故魯隱將遠思虛盈之數而

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與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干

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那無磐石之固勢一則

祿祚可終情乖則禍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

主將宿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折薪弗荷奉之則曾植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

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

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安漢先生云陳評自是情理六何必累紙費誦如使奴果能防微慮遠二無子孫相殘之禍矣又云一亦虛詞盛之迂疏皆此類也

諫公南監本

且字以安漢先生改

權字從榮本具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北方人相與象同音此象字當傳馬成說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氣以為有貴象及堅人策起事江東權嘗隨從往夜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者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其奇之目以為不及也每謂命者謂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

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養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

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

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禮記曾子

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

安漢先生云福壽自可後類得不足異耳

會不師蓋

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閉門

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

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

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

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

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

謂嚴象舉仲謀茂才見上卷

納其凶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遂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勒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

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

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

是非令人扶也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也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

講好會其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六生銜命將以神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新故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

綜善屬文辭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敬容敬焉陳荊州宜并

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誅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

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騎士馮則追梟其

惟通鑑

本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歛黔音伊分歛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初平陽休陽縣休陽為海縣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

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

奉辭伐罪應虛南指劉琮束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大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

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

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

作石頭以備陸作濡須塢以備水然後建業勢壯

安漢云此不可信按此出敵國曰或者有不當時無火罷故能不懼也

江大字本本作夷

推字本宋本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
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日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
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
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
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
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

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撤軍還兵皆就

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

舉軍歎恨 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陵亭馬為虎所傷權

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

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

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

請降者規以
全方取利也

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
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
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
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
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
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
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
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漢書曰漢有守孔儒吳人也權遣寓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
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
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於蜀

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
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能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
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
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
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
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
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且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
功竝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
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

持載魏朝
策命于上
蓋配之也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

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

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

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

州牧事錫君青土首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

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

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

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

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

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

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曾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

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

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是歲劉備帥軍來伐

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

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

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

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安漢云沛公受項羽封特義帝尚在也

安漢云此聰明之子何異於特與給一時

少祖陳是不
為品藻西歸
三州下御覽
有而守虎視
下無於宇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各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

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權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行經略雖有餘聞傳史籍採奇異不效者生尋章摘句而已帝
曰吳可征不容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
池何難之咨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臣願假使非人敢與魏開而為之拜請都督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
帝欲封權子

以登年級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

山吳郡人少繼繼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
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持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
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
隨事變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割驩數為賊設計終不久慈臣聞兵家舊論不恃
敵之不我犯待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
戰具令皆精銳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擊延後後獎勵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
鄉侯

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
至少府孔雀翡翠關關長陽雞翠玉秦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未珍
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魯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
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
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王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
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美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

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

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邊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是身於
雞頭分兵擾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地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剋備其使
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邊部眾兒懼其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
歛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魏無所施甘茲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勳建方略務全獨克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

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桑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

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子產所以拒
晉者欲國事
大國政必寬
西嚴為可繼
也推與王何
有與之而矣
蓋之而已矣

安漢先生云
真好雄猾狡
蓋勾踐之流
風餘習也此
處與蜀人迥
異

屬南
監本

有口字
宋本有
至字
植義門

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

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

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校大者使心尾大者

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後驕縱吳楚養地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

亦助伏之恩長舍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非惡積大復與鬪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

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

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命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

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隱冀望之姦外欲殺誅文仰蜀賊聖朝舍弘既加不

忍優而赦之與之規始猶乃割地王之使南而偏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為百駟以成其勢光

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夫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

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探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

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辱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是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大剛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目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

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

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為驢削爵士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

元元之苦其十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

五條之多不載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

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

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

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其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成魏王曰昔

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

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

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

執謹還浩周東里家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

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

聞知約救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
罪覺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
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
里表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表
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
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
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
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怠修意既新奉
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偈云其已孤以空閣分信不昭中間招
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有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
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
討責常用懸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
子之意思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
侯氏雖中間自棄當奉載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
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禮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
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禮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
不先暢達是以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藩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
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
長緒張于布隨于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
既信權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
身不復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

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英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間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態即任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中道適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卑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諛實情洪恩不與龍鱗後侍讒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雖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慙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

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

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安漢先生云可謂之惟利害是視無相惜者矣按此非惟以通好三謂漢帝改步可以各王其地自為計也

待西鄰之回

監本

易不常字俱以南

府

滿高監

等是月魏...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

存救亦何心而...江表傳曰權辭讓

其封王使...劉備薨于白帝

直報曰...吳書曰權遣立信

王龍...臣聞西使

自刺...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

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

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

頭至于...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

算之曰曹不走矣...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

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

多微慮曹丕乘空弄惡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

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

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變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幼曹融稱曰廊

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嘗以其事邵

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

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六月以太常顧雍為

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權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

安漢云此時

孫邵獲于文

爰居爰處

大字宋

丁字以意

皖口言木連理

帝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
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三郡上不着
母陽吳會疑
是既文
魏方大吏未
能議遂故勸
及時息民以
固基本而權
詞已有猶焉
所以末年自
用愈甚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
令北虜縮窺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
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
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
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
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
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
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
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
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
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

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
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
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
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
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
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
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
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

按沂恐當作
折如牛者折南
折是也

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故刀向施工曰不取
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
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邈近顛危奈社稷何是
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

改

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

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

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

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地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愆淫各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成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靈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祚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

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

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

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襲劫奪國

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

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存作姦回偷取天

位而敵公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

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

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

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

下靈威斐謹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請其載書不惟先載者漢而主是盟者惟必相字盛德之所及遠哉

安漢云附會經義漢時風氣又云吳人既喜諸葛之來賀又知其信足倚故之揚之如此

今以南監本

此謂結之辭推諸若此張溫一表又足

名守千字

神聖義門本改

安漢云詞甚
廣且信所以
其終不倍也

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
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
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
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悖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
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
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
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
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
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温諸葛直皆
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
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冬十月權
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侯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闔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解于鎬京而郊其所
也文王未爲天子止郊於鄆見何經典復者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鄆權
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
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世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

仲謀既自擅專
辨以天子臨其
臣民不備郊祀
是子不事父行
志云叔稱帝
三年竟不于
建業創七廟
但有父殿廟
遠在長沙而

郊禮禮闈末
年一南郊祀
郊禮禮闈末
年一南郊祀
郊禮禮闈末
年一南郊祀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
世難救濟黎庶上咨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
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
東太守燕王久膺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
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
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
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
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
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然下赦可以需
人眾但遺教百
六自足也其後
未必然相中預
表必勝推抑其
表不出其鑒於
是哉

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敷
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固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剪除凶虐自東出西靡遠處荷刀斬及
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幸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節變
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俾於古人雖昔寶融甘泉隴平
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首襄德
以祥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落土宇兼受備物
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虞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爭奚足
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譽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
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首以白茅爰契爾龜用
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而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
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
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亦賜副馬君正化
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人迴面莫不
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舉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
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鐵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
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君忠勤有劬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
心是用錫君鉅鬯三卣珪瓚副馬欽哉敬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
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

一以高監

宋本
說西河

安漢云此為奇
其甚可悔之
既先

為權復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復之慮宜達錫命乃淵果斬彌等送其首

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

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

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

以中使秦曰張藝杜德黃騰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之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

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上眾閉城門曰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疥創著膝

不及輩旅德常扶掖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

幸創甚死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

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且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曰疆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

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守宮等大驚即受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德

其年宮遣見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鵝雞皮十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

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

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

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

月朔隕霜殺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

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璫

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

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

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

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本

本

本

身存禮場
強敵對視
若不預陳
請棄軍敗
不交代且
嚴立科禁
內地守人
事限制也
非傳者尤
為

議謂謂之
議天朝可謂
無治

錢當五百已
不可通行又
鑄當千徒為
妄作有以知
吳之無制也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
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
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
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
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
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寮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
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
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
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
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
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
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
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
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
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
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
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
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
鳥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
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此吳晉有校
而適生軒
如劉氏
明也如既迷
新責教博
始納誨惟思
歸通于下又
何怪于國之
日亂民之日
瘠我

安溪先生云
權性老益積
刻觀此等氣
象可知也

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
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
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
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
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
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
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
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與軍五十年所
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
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

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

之表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

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

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

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

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

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

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即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問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術

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文上集上

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曹其少子有文
武資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曹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請曹權
大怒乃自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巴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
字曼李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
非權之弟也

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
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
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
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
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漑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
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

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

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蔣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

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于權曰

童益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人宜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戰羸者轉運西命益州
軍于龍在授諸葛瑾朱然大象據襄陽陸遜來和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倚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
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躡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
足大用易於崩退民疲威消時注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

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

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

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

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

禮溫將之到蜀
當即其人札之
也又按顧邵傳
中正作殷禮官
至零陵太守其
守曰德嗣相合
考按當改為禮

禮溫傳中有殷
禮溫將之到蜀
當即其人札之
也又按顧邵傳
中正作殷禮官
至零陵太守其
守曰德嗣相合
考按當改為禮

今字鍾心
貫耳
戰南監
通鑑
且和
本字
且和
今字鍾心
貫耳

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旗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且指曹真駱谷之役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籌曰

妻子是使妻夫夫子棄父其傷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

陵縣鴻水益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

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處欽牙門將朱志等

合計伺權在苑中公卿諸將將門未入今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

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

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

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

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

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在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其直勿有所枉也

公道當是據氏西臺雲陽即今丹楊地

監本

蓋老而無遠志然不長費治小之宜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徐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

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東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徒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

十一月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

戒若不終日孽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

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

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

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

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

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

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

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

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東國陽都賦注

孤山頭皆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二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

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

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

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

王厚齋云涂音除即六合九梁堰水曰滁河南唐于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連誤也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安漢云武帝神君之類然登招顯耳

江表傳
載權詔
江表傳
載權詔
江表傳
載權詔

毛記仁宋書符瑞志

宋書五行志
云陵石碑踉
動華震對
後繁賦重春
不勝家之罰
也

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

志哀謔臣在側發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凶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深八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

後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

吏數詣王表請福表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

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斷勇於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

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弟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安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

暴船若權不廢和船為世道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掩上嫌忌殺戮
言之承祚蓋
謂皓之昏虐
此其貽謀也

者以尚
監本增

吳書三

三嗣主傳第三

三國志四十八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欲高而亮最少故尤畱意姊全公主

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進全尚女

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

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

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

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

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

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與使將

軍全端守西城都尉雷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

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

孫亮之改元既不
論年之制則
本傳于其踐阼
後當即數新君
而改之稱而下
之三年方可受
之身如蜀志
孫主傳章武
三年夏五月
主讓位于成都
大赦改元下
書建興元年夏
是也建興元年
建興元年四

改元下脫
建興三字
以後永安
元年例之
則閏月上
脫建興元
年或尚有
他文未可
知也

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
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

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林瓦以康宮而此猶有端門
內殿 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人引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
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復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

者太平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
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

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孛于

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
斗牛 陸機草化為孛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心眾西入

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張武十兵襲壽

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

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

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蕪陵贊及將軍孫

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

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城離里山

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

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

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
立廟稱太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

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

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為侍中

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

抄高之改元右
果以明年不
先記于是歲
作改明年元
孫皓推黃龍
年會稽官未
生改明年元
孫皓建衡三
西苑言鳳凰
集改明年元
也

權南監木作鐘
孫堅之名鐘見
宋書然北宋諸
本皆權字

當作召還據等
下更有據等字

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胤
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胤胤
遣使以詔書告胤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
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
已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胤為大將軍假節
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胤事覺胤殺惇追憲令自殺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
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
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胤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
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
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此時已有甘露
西晉時始自蜀
傳作之何其謬也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
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
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
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
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餽中啓言
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餽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
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官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鞭斥
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有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過燥矢故成亮
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

五月胤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
城遣將軍朱成稱臣胤又遣子覲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
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
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胤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
夏口胤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
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部兵校尉鄭胄將軍鍾
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胤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
於鑊里辛未胤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

步以南

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

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材

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緜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

謀誅緜九月戊午緜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

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

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

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緜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

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緜等所以奉迎本意畱一日二夜遂發十

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明

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李僚

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已

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

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

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

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緜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

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

緜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

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

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史漢云又合漢傳恒陰之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緜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緜等所以奉迎本意畱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明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李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已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緜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緜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安漢先生云食世之實資父之

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已丑封孫

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

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緜一門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

卿士內外咸贊其議竝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亟察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

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

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

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經護者朕甚恣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為畱一

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

位一級頃之休聞緜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

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緜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

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

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

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

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
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

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
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
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
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
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贏課
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科疑作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
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樂不
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
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
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

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

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

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大夫吳故光祿大夫
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
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難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特為
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百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

乃時以南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

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靈為太子吳錄載休

諡曰人之

大故以南
藍未增

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備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
各好字之相配所行不別此警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
久况適非自為最不議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鱗鱗之灣字齒齒音如迄今
之遠次子名靈靈音如兒兒之龍字靈音如玄磬首之磬次子名靈靈音如草莽之莽字靈音
音如果初之果次子名靈靈音如裏衣下寬大之裏字靈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
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
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
成而民難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
違明誥於前修垂咄駘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乃

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左相與及左將軍

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與宮省典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

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惟此時舍書休欲

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休

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

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

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

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

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

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

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

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

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

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

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

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

齊梁以下人主
都類此蓋又
未和而以學字
之要也

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人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謂謂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雷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河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謂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雷平建平

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

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

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

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

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

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遜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

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

蜀初亾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彊昔為烏程

不知注家何所取而濫裁于此

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
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
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

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

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

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皓初立

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

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舅何洪等三人皆列

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

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

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未塗純德既毀勸民之命

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幸輔屬當國重

唯華夏乖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固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

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不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

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

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

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

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刀村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

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

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於吳

張太后而興
布不爭其死
宜矣

皓又其子
明世宗其
所以遠也

科南監本
作料

情作畫

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皓字子升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

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 于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

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

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僕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

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僕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

至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感恩遠著又問吳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禮 禮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詩之厚為之

儼有子曰翰

滿字公

安得猶

可疑

作高景

三

冊府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

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

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家與山

道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

兵來破揚州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

以厭前氣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闢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

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

將軍滕牧畱鎮武昌陵泰亦大祭不可乎其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

將軍滕牧畱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

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

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堂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

伎巧工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

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

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趾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

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

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琚蒼梧太守

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太司馬施績卒殿中

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

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嚴

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

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

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

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是歲汜璜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

當倒戈其時聞之乃還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

還屬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

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

國不亦可乎稷與糧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犍為人吳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

者半將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吳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

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晃壯勇欲救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

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

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付

晃長子襲爵餘二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趾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

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

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壽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

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

將母在言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徐

為驃騎將軍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酢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鮪寄我非避嫌也遷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

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

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助丁奉留平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衛之後因會以毒酒

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過月餘亦死何定奸

以意之

南監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侍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莽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

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懼遠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于國亂紀疇以嚙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誅人誅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踊躍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數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

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叵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

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緝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

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二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宰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志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

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宰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許之俶表正彈內二十人專科詞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皆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東好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

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

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

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

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有裔人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

大懼曰此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

天人也

勝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

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

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

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

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察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

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

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

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

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

晉兵破吳專取中路西路獨不向廣陵

何典

正疑置通鑑作置二字以宋本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

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

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

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

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

故也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是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

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乘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為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出隨以下視大夫出衡視士則

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連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

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

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

戰克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揚荷橋眾才七千閉柵自守與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

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曰

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

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

軍三衝不動退引亂群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

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係休時為屯騎校尉代

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

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沈彼之

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

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維蒙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

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

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關帝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

孔明一顧使入白廳

威字八御覽

惡怨並以南監本

宋王權選師保
江而金亮卒敗
還登計不為非
但孫皓已在心
亡故張悌勉強
一戰耳

持其天二字定
其下字定
其下字定
其下字定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錄曰：梯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將護左右，清論議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桀桀從，梯至楊府，桀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桀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梯，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桀叱，遂使去，桀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梯戰死，桀至晉元帝時，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實

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

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

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佺、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辟瑩中

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佺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

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

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

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

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

千之卒，割據江南，帝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答關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率衆皆摧退，而張梯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其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死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凶，吳孤所招也。曷日黃壤，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勇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至薄，過偷尊號，才瑣賈職，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矣，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進敵，負諸君車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備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巳。王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

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佺以皓致印綬於巳，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

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

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

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

三公指三國之君

女漢先生... 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頌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

建侯此君降也... 亦顯矣哉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絀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以冀朝不謀久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

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

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宋本無字

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怨之勛絕其旃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憤故也况皓罪為逆寇虐過卒矣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滂寧存此不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襲行天罰代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簡道之不修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諧猶然矧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人論言夫之所由也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蟻各異其志帝慷慨下國雷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讎讎宗枋蒸禮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哮囁之羣風驅熊羆之族奮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各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獎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逆軌啟心發乎今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吝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隨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恒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羣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三國四

十一

時子操並公南監本

稼字疑

文選無鍾字
注云魏將諸
降魏人謂之
奉與奉變解
國奉為先登
奉與奉變解
功拜左將軍
奉與奉變解
近是一人但字
不同余謂奉
可與之必可
微信但與字
恐故字之誤
惟故為武法太
守以奉討五
漢事在對並
于魏之後作故
為得也

達以祿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寨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
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馬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
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削財賈而吳魏然
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衛江而守長
敵勁銳擊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開明珠璣寶補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轡軒騁於南荒衝朝息
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聿
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蓋宗丁固之徒為
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變歷命應化而徵王師蹙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
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異日之眾戰守之道
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習理古今說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
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
民怨矣劉翁因險飾矜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遠懿度深
遠矣其末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璋於
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備以
濟周瑜之師卑宮非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
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安漢先生云如
此則先主東征
何不扼之于險
中機善言生之
論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躕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重服
謙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
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亾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
轂之徑川呢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伎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
耳逮步關之亂憑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
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踞跡待戮而不敢北闖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城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蠱深而
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嗚呼人之云亾那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
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子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
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也恃險
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勃
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
規審存亾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文選注云諸葛
肅字季直
祖古粗
宋本作其

惠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四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

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傳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

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輟服沿道歸修里若有若耶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入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者對曰山谷鄰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犬吠竟父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遷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真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飯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寔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繇兄代出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老病卒于家
記稱岱孝弟仁恕以虛已受人
揚太守代出繇自有俊才英雄

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備中

備中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
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
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
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
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
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
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
渡破英能等繇奔川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州西接荊州若收合吏
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衣公路隔在其間其人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狷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公相救濟繇從之
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皓嘗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
未文明善惟誠以信人宜使密防防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
融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

按上止云廣陵彭城而下
言手即為不
相應言言
陵下有下邱
二字疑陳志
偶脫

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道濳遂
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
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
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
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
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
先是彭城相辟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
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
章收載緣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
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
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

接疑作
多作書
古字通

通鑑
命字
行用府

萬餘人
本作

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

哀亾愍存。捐既往之猜。報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

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弟常夜。時早起。妻及希見其面。諸弟敬懼。事之猶父。不安。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

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基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徒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

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

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

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

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

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亾。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亾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

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

據唐翻及注
通傳大業當
作大司

分平尚書事
若後之同平
章事矣

報南監
本作保

言卽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避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

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女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

安漢先生云
迂儒論說
以動
聖人之朝

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繇策
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
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
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
豫章而遁於蕪湖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
東推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
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各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
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車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
難復相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
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觀影日中而慈
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 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
誤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

記未得其人射鉤斬祛古人不嫌狐是卿知已勿
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中郎將後劉繇入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

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狠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止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

安漢先生云
龜浩

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人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病今見子在豫章不
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見子魚宜孤意於
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收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鄒
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救之罪將軍量同相文待遇
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

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
紜謂慈不可信或云與華子魚

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
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
凶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不無他
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鄒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
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鄒陽近自海
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
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
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觀租布之語
則宗與實同
義無可疑者

主南監
本作生

惟公南
監本

一南監本
作二

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
 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
 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
 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遣慈
 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
 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人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
 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

奈何而死乎 亨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亨字元復
 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
 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穎
 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
 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

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

壹亾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
 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亾歸 交州刺史

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

黼領九真太守黼音于鄙
 反見字林 黼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氣寬厚謙虛下

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

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

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

其慶雖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

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

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

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

本字本
 海本

穀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轔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變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搽其頭，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

日復能語，遂復常奉。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變璽書曰：

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宜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變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

變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

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變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變為左將軍。建安末年，

變遣子厥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變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

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變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

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

遣陳時代變為交趾太守。岱畱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畱合浦，交趾桓鄰變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

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諭禍福。又遣匡見徽說

頭面臨本
字本皆
本屬顯推
指字於宋
指動也

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系遠能通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利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今問長世胎以顯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

妃嬪傳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

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管堅口昔姪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

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

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辭禮於秣陵時策被劄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

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

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

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

魏騰以江意見遣將殺之十大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

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公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

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

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貞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 八年景卒官子

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荆州拜奮 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

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 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

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斐漢尚書郎徐令斐子承撰後漢書

行明達弟今大斐弟貞履蹈法度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

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

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

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

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次拜偏將軍堅

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

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入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汭佐船渡軍汭音敷郭璞注方 琨具啓

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卒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

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司馬衡遣弟胤

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眾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 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

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

七年者因下
年景卒官而
誤也非也權
傳心云七年母
吳氏亮

三國之君皆不
世家納婦婚
之久而及後
年所以結嗣不
也

吳郡太守謝
品

三可謂有諸
兄氣

三國五

勝御覽作
攻南監本

姑孫

漢丹陽郡
湖縣東晉改
名于湖于字
疑衍

繼室之名于
時已謀故妻
卷之書君子
所慎

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
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
疾卒兄矯嗣父璣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璣
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鶩同族漢末其母將徙
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冠冠後庭生
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淑字小
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

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步氏在徐氏依
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
皆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某日
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鑒內教修禮

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
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言
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大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
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
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
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

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

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

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

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

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

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

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

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若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權不豫夫人使

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

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八人權尋薨合葬蔣

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

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

夫人母子有寵公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

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

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

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

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禕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

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

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迫見殺吳錄曰亮

容色居候官吳平赤烏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

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

族皆患之全尚妻卽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

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

明世宗幾被此禍

三國五下

四

權納姑孫休妻其甥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

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
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
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
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
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
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牛岡歸命即位將欲
改葬之家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內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
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
牛岡上牛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
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
祖卽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
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甲申南渡福
郎不君民間
六記言非朱氏
子者福郎李
伴請云

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二
弟皓卽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
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將溧陽侯植宣城侯洪
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
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
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
作美人形象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備尉馮朝子純卽奪純妻入宮大
有寵并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寢不聽朝政使向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
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葬於苑中大作冢
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家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
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盡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
守吳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植時為
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
郡孫休卽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為程侯聘牧女
為妃皓卽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本北宋本
作成
本表傳
曰皓以

嗚乎此孫皓之制也

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有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吳書五

孫皓傳

三國志五

吳書六

三國志五十一

宗室傳第六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吳王孫權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諸將家屢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糗飯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高遷之案入宋魏縣有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傳

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 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

慕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懇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丞於家有五子鬻瑜皎負謙鬻三子縉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縉生縉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

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熒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翽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
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
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
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
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
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
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大督
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
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
胤卒無子弟瑜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
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奂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
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閩舉等竝納其
善負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奂以
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
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任駕過其
軍見奂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
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
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

欄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頭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河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西中督 負亦

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

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

封承庶弟壹奉負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

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

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

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

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

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

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

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

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

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

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

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

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

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

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

曰今征江東未知一二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而後免香以道遠不得還 吳書曰香

字文陽父儒字仲儒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

南將軍死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僮芝自署廬

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後封

進使公瑾為作勢接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孫賁傳宋史
孫賁字伯陽
父羌字聖
壹堅同產兄也
賁早失二親
弟輔嬰孩賁
自贍育友愛
甚篤為郡督
郵守長堅於
長沙舉義兵
賁去吏從征
伐堅薨賁攝
帥餘眾扶送
靈柩後袁術
徙壽春賁又
依之術從兄
紹用會稽周
昂為九江太
守紹與術不
協術遣賁破
昂於陰陵
術表賁領豫
州刺史轉丹
陽都尉行征
虜將軍討平
山越為揚州
刺史劉繇所
迫逐因將士
眾還住歷陽
頃之術復使
賁與吳景共
擊樊能張英
等未能拔及
策東渡助賁
景破英能等
遂進擊劉繇
繇走豫章策
遣賁景還壽
春報術值術
僭號署置百
官除賁九江
太守賁不就
棄妻孥還南
江南

九歲無領郡
理疑脫十字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
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

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統帳督

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畱舒變有罪下獄濬嘗失變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

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
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變於

事何如濬意即解變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
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
張憐俱死賈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固義以功封晉興侯

應命立成皆有辭且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曉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幽幸鄰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
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

應命立成皆有辭且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政字以

監本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

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

張憐俱死賈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固義以功封晉興侯

應命立成皆有辭且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曉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幽幸鄰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

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

應命立成皆有辭且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九歲無領郡
理疑脫十字

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統帳督

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畱舒變有罪下獄濬嘗失變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

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

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變於

事何如濬意即解變用得濟

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張憐俱死賈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固義以功封晉興侯

應命立成皆有辭且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曉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幽幸鄰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

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

孔明為之感
涕斯言信矣
惜其已早乃
使峻琳敗國

恐伯松字子喬
非指伯松治述
觀其文自
明

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谷陸遜以得失嘗有

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聖邪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

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

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江表傳曰

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

也明之名位見三朝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

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皓

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

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

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

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娶族子也出後始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

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南李術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

時節如流五十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孫權為孫列之屬籍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若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來矣春秋傳曰諸侯

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譏平賊稱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

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驍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

吳公南監本增

提南監本增

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媽覽戴員人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

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

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耳

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

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

歷曰媽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王出師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官會見翊以妻徐氏頗曉下翊入語徐

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臾且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所捕部中變而力不能計覽入居軍府中悉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與而力不能計覽入居軍府中悉

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惡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

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為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

欲安真意以負禍耳欲立微計願之哀救高傳嬰等若思過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

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專實為慮下懼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

餘人以徐意語之其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

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親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傳嬰諸婢羅佳戶內

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練絲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

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

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

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

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

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

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

丞當作承按古字通用如

統自承烈

統之文俱

死國事吳王

即用其子代

領父兵故官

以承烈為石

權令字疑有訛

待疑作

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

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

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

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度遼將軍永安元年卒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由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

為武衛都尉於華容誘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

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斬

上堯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

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

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

慎鎮南將軍植子承字顯世 文士傳曰承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

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承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承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

用侍郎皆當如奉宗室承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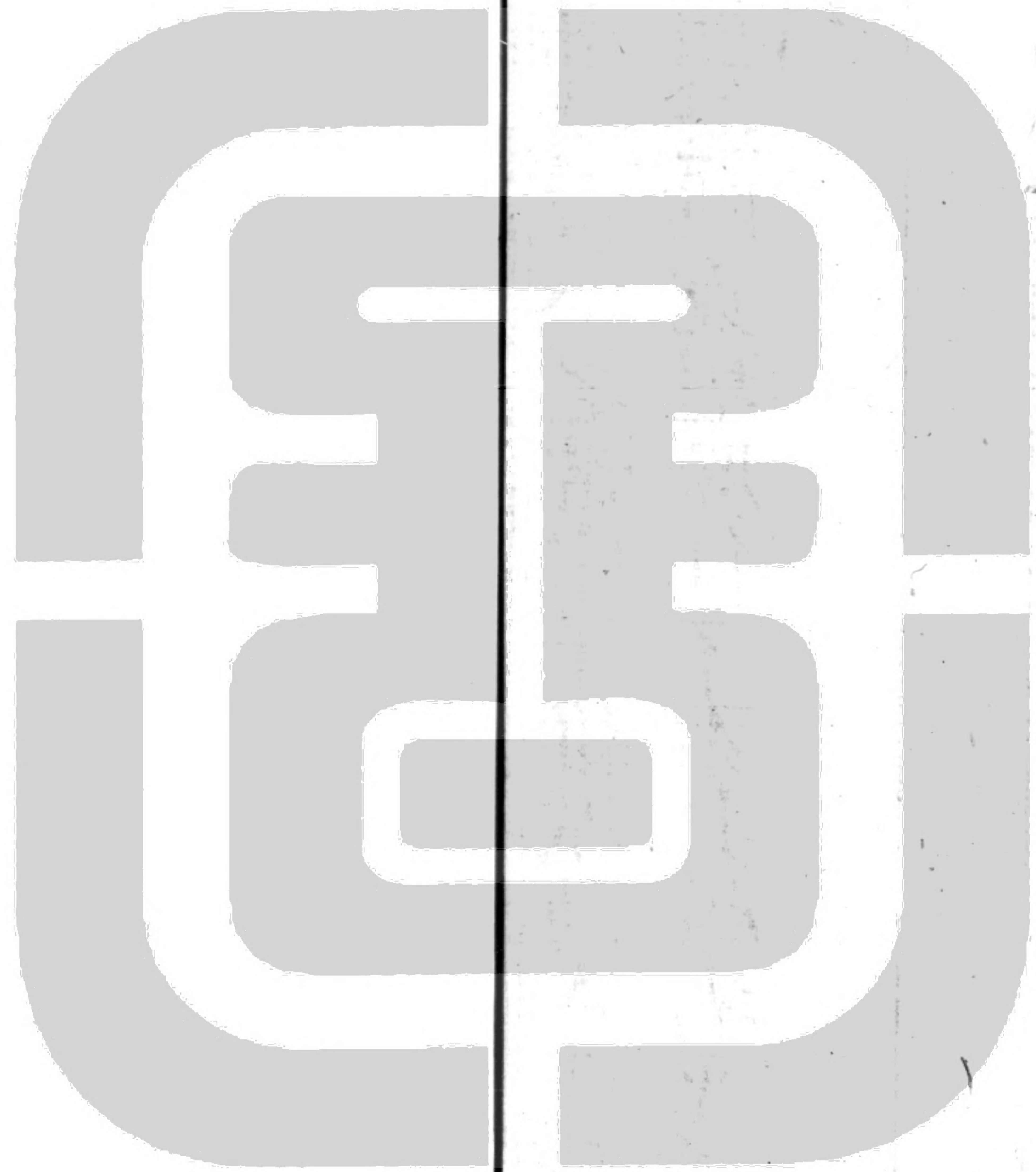
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承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此諸孫或

與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曹植表有承
答天問語承
承字古通

字從
晉書按
正以御
覽改正三



及
古
陽

八



及古閣
藏

八

